彩色香港

陳智玲 有錢我一樣做到空中飛人

陳智玲，憑一雙巧手變出數百紙牌贏了口碑。十歲開始她的藝術生涯，曾獲得多個魔術比賽獎項，是進入荷里活演出魔術的第一位中國人。今年，她再度訪港，在某大酒樓夜總會舉行魔術匯演。

十五年的表演生涯，她竟然說，做魔術師，原不是當初的意願……

「這個手勢，是我剛加的，我覺得它很酷，像是向一個我最敬愛的日本魔術師。」

彩廊

入行

從小到大，我的志願是當一個美麗的演員，在大陸做演員不易，東政府的文藝工作團，到各學校挑選有優厚潛質的小孩培養，幾千我才選中，服從黨的分配，加入芭蕾舞小隊，學習了四年半，一次跳舞跳斷了腳，失去發展機會，逐轉到雜技團學藝。

我對雜技全無興趣，有一次，雜技團表演員教著示範動人，看見她的跟腳有柏拉那麼大，嚇得我哭起來，我寧死都要，恐轉行學魔術。在剛廿上表演，他就是我的心願。

當時雜技團已有三個魔術師，無人分配，唯有自己偷偷摸摸練，跟庫的多次投冷，每天早上五時多起床練啤牌和乒乓球，冷得手指生凍瘡，痛苦難分。

出走

受人賞識，走到廣州雜技團任職魔術師，隨團到世界各地表演，去過十多個國家，但從未接觸過西方以外的社會，不用表演的日子，被困在酒店房間裏，我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是如何美麗的！！

有段日子，跟團東電視台開拍不愉快，很想離開這片傷心地，得一個法國大使館朋友幫助，我要身飛到加拿大，當時時是一九八八年，一切有表演，一九八九年，在一個偶然機會下，我走到街人街，參加了電視台舉辦的歌唱比賽，入了前十名，雖不能獲獎，但我在舞台上的一舉一動，一聲一笑，再次受人賞識，既這樣我養住了點自主性。

離開大陸時，我很紅，加拿大有人認得我是陳智玲，邀請我復出表演。

一九九一年，我獲得加拿大卑詩省魔術比賽金牌和榮譽獎。

付出

我的腿閉過三次刀，醫生說，左腳腳踭的筋腐蝕半月腳沒有了，四條大筋只斷剩兩條，波蘭霜是否完整也很難說。我覺得自己好似男人，吃得苦，就算有多痛多難過，一出台就忘得一乾二淨。

練啤牌練得我滿手指傷，我是一個很拚的演員，坐飛機也練，等人也練，看電影也練。試過一次不小心，等人練，被大陸記者寫了出來，他說我跟著電影院跟住練，手上的啤牌數要足兩句鐘，我手指真的很痛，有時痛，習慣了，不練好像無食飯一樣。

愛情

魔術帶給我很多表演機會，很多世界賽項目，很多名人很多行，除了愛情，追求我的人不乏作家和世界級魔術師，自尊問題，兩個魔術師走在一起，別人會覺得男是主，女是附，我不想失去自我，有個寫書的表演人對我不滿，一天三四個長途電話騷擾對方，來了香港幾日，都發覺對他沒有半點思念，反而，很掛念在加拿大的男Chasen。

常常鬧，找男朋友要講緣份，沒有很高要求，只希望他有些少幽默細胞，明白我，明白這一行，有時我很瘋，在車上大搖音樂，一停燈位，便閉著眼手舞足蹈，嚇得其他人側目而視，他們定以為我是神經病。

香港

以前不喜歡香港，常覺得東子擺欲的事說的話很受歡迎，我可不是那一類，真的有點反感。

去年來港表演，改變我未經了解的看法，香港人很年輕，有朝氣，生活節奏快速，喜歡花費花費的事物，口味國際化，欣賞水平很高。

我帶著半鍋半疑的重東認，第二次來這裏，香港人喜歡搞笑和性感，我挑選了一名黑人表演員，普通喜劇效果，香港夏日炎炎，我穿少了衣服，內衣褲表現著豪放的上脫，我不是笑不顯，不是彭丹，我希望帶給觀眾一種健康的性感。

香港有些記者寫我要做空中一字馬挑戰彭丹，事實說，對於學雜技的人，一字馬只是小兒科，我是魔術師，真的不想跟三級電影比較。

後記

提起國際級魔術師，不其然想到大陸港相飛，筆者滿以為，陳智玲會以他作目標，始終在名氣上，二人相差一大截，然而，陳智玲說：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大家在行內的口碑不同，大師有本錢，可以玩很多魔術。如果我有財力支持，一樣可以做空中飛人，變雙花。」

文：早紀
圖：侯子

「魔術是以假亂真，它跟科學、光學和力學好有關係，是一門綜合藝術。」

陳智玲說，她喜歡有三個鏡，她最愛照來照去，看看哪一個角度最靚。